

西部文丛 第1辑

主编 邱易东 曹琨

XIBUWENCONG DIYIJI

阆中的味道

袁 勇◎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袁勇，男，1963年生。知名诗人，先锋评论家。有诗歌、评论、曲艺、戏剧作品在《诗刊》《星星》《作家》《诗歌报》《青年作家》《花城》《文学港》《牡丹》《关东作家》《黄河诗报》《大河》等国内外各级各类刊物发表并获奖；出版《缪斯为你打开绿灯》《消失的古格王朝》《生存课》《小资的幸福生活》《中国富人阶层》等各类著作13部。现为四川省阆中市作家协会主席，民进阆中支部主委。

西部文丛 第1辑

主编 邱易东 曹琨

XIBUWENCONG DIYIJI

阆中的味道

袁 勇◎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阆中的味道/袁勇编.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1.10
(西部文丛/邱易东,曹琨主编.第1辑)
ISBN978-7-80620-970-7

I. ①阆… II. ①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5891号

西部文丛(一) 阆中的味道

袁勇 编

责任编辑 戎爱军 王佐红

封面设计 胡 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9603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80千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80620-970-7/I·177

定 价 280.00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 001_ 阆中 我命有当街一跪 / 李华
- 009_ 阆中小记 / 熊召政
- 012_ 给心灵放假 / 熊召政
- 014_ 阆中 / 王剑冰
- 018_ 请到阆中来过年 / 舒婷
- 022_ 访阆中 / 阿贝尔
- 027_ 阆中韵致 / 冯渊
- 029_ 阆中小记 / 梁平
- 031_ 阆中三异 / 石英
- 035_ 凭栏悄闻江水声 / 红孩
- 041_ 阆中春日 / 周晓松
- 045_ 云台山治考 / 王纯五
- 048_ 阆州古城记 / 绿窗明月
- 050_ 阆中，阆中 / 杨蓓
- 055_ 眉山五苏与阆中 / 刘友竹
- 061_ 阆中读史 / 王恩普
- 063_ 清清嘉陵江 幽幽阆中城 / 一簪
- 065_ 嘉陵江畔桓侯祠 / 曹正文



- 068_ 风水阆中：在自然与信仰之间 / 史幼波
073_ 阆中访古 / 朱涛
086_ 湮灭与坚守 / 敬一兵
094_ 阆中与我 / 马平
096_ 古城之重 / 杨雪
098_ 阆中，小女人的感动 / 红袖添香
105_ 阆中古城游 / 杨然
108_ 阆中问秋 / 舒布启
111_ 伏羲与巴蜀 / 蔡正邦
115_ 游阆中 / 曹长金
118_ 龙背上的阆中 / 温润如玉



阆中 我命有当街一跪

■ 李 华

事后我想，一直翻来覆去地想，我这个一向标榜性格内向的稳重文字人士，怎丢人现眼，第一次去阆中就反了常态，全然不顾身份脸面什么的，当街突然一跪，空留下些许旁人传递的话题。

认真说，在去阆中的路上，我没激动，没摇动，甚至也没多少话语，只是悄悄望着窗外，任大巴掠走一幅又一幅的风景，把我带往定点的目的地。

这个目的地就是阆中。

现在想起来，我的不摇动还是有一点点理由的，因为自我安身立命以来，从没去过阆中。实践证明，没去过和去过，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像有这样一个只知道他著名但很快就可以忘掉具体姓名的什么人说过一句话：现在不是缺失读万卷书，而是艰难于行万里路。譬如这阆中，说是不知吧，也不是那么回事；说是知道吧，又感情不起来。人在物质时代就这么现实，拿他莫奈其何。不好玩的，绝对不去。即便被吹得天花乱坠，路太难了，不去；游人太多，不去；宰杀厉害，也不去。一方面我们得对自己那点菲薄的经济积累和小命负责，另一方面我们谁不是在虚假的感动通道中太过受伤，早已疲惫不堪，麻木有剩外加无动于衷有余。我对阆中最先就是这样，向它致敬，向它学习，举起臂呼句响亮的口号都可以，完完全全的



“文革”后期假姿态，总之没主动想到过花自己的钱去。何况君在蜀东北，我在蜀正南，彼此彼此，借得历史文化名城，不断制造新闻话题，扯人现眼，有什么意思？

可后来我错，大错而特错。

这阆中真还值得一去。去了不冤枉，去有所值，领略一下风景那自不必说了，丰富人文知识也可暂且不提，单是老城区那几条纵横的古街，就令你终身难忘流连忘返。我是万万没想到在这样的时代身临这样的地点还能看到如此完美绝伦的古建筑。阆中的古，我现在是彻底的口服心服，那才是真古，古得有板有眼是有盐有味，一点儿不掺水，找不出任何做作，更说不上有复制的痕迹。一个土生土长原生态的古街古城现在哪儿去找？除了阆中，我不相信天下还有其二。

当然这话一不小心就说大了，在中国，乌镇也是不错的，周庄自然也在屈指可数行列，据说还有凤凰、洛带、广安、云顶，等等等等。不过这些在我看来，要不是过小，你想，镇和城相比，那是一种多么不对称的参照数，比得了吗？要不就是整治得太过厉害，街道虽然整洁划一了，店铺门面虽然光鲜了，但我左看右看，还是感觉不出自然的东西。也许我天生就是个自然主义。戴着这种有色眼镜其实特别糟糕，它的最大害处就是让我看什么都格外挑剔。别看我常常默不作声，心里不认可的，那是绝对不往心里去。我观阆中门面石面，估计它从修建起到现在，除开自个儿的修修补补，政府绝没有出面大规模整治过，就这一点，我竖起拇指夸：好！你政府整治它干吗？你知道它哪些地方需要整治哪些地方不需要整治？还不是按你自己的审美需求来强迫民意，最终落得两家不愿。你政府干你政府的事，判案治安拿贼就是了，老百姓自知该干什么。像修房造屋之类的事，与老百姓息息相关，他自会考虑，大可不必差遣。

我的揣测没错。一问，果然古阆中和现在的阆中一脉相承，没变。当年政府搬出城外扩建，出了个政策，谁喜欢古城的，自己买门面。反正今后的发展是，阆中肯定要开发，是个



绝不多见的扯眼球城市，游客不会不来，而且不会不多，这种资源既属于城市又属于个人，有什么想法，全凭自己拿主意。

多好。

其他地方就差远了，包括北京，包括我生长地的自贡，老是觉得跟不上人家前进的步伐似的，拆了建，建了拆，几乎没了历史符号，等到连外国友人都提意见了，才匆匆忙忙地描门画窗盖几块青石板。这哪是真古？这是地地道道的做戏，仿得东施莫如。如果说原先还有那么几街几巷几院可以看得，只是房子有点陈旧，门面所经营业务有点低档次，起眼一看有些冷清，可整体风韵尚在，特色没褪，还是中国的，也是地方的，就是睡着了这心里也踏踏实实的。现在怎样？洋是洋了不少，就是永远洋在别人屁股后面，丢失传统，缺失文化，丧失国风，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

仅就这一点，我对阆中当官的高看一档。要不是他们内心深处还有那么一点点儿小资，或者说保守主义，哦不不不，说得好听点是平民意识，再好一点是最新名词前瞻意识强，这成片的宝贝房子还保留得下来？当官的那个脑袋啊，只要一热，什么国计民生、对历史负责，天高皇帝远，谁还干预得了？即便成了城市罪人又如何，谁去把他钉在耻辱柱上？恐怕人家早就因政绩突出升迁到他处优哉去了。

其实张飞也是当官的，在阆中当地方官，用现在的话说是主持军政权，用枪杆子威慑一切。张飞入驻阆中，并非个人意愿，而是服从组织分配，刘大哥刘大爷刘君主的话，张飞向来是只听从不问缘由，什么巴西太守，那些都是次而再次的东西，保一方平安，守死一个关口，和老百姓水乳相交，那才是张三爷最感兴趣的。张飞守阆中七年，把命都搭上了，最后不仅七年无扰，就是死后也成了传说，在老百姓心中治水镇魔，连那杆丈八长矛都派上了用场。你说阆中摊上这等汉子，怎不福气笼罩？

大概真古，那些藏龙卧虎的大院就分外引人注目了。辛亥后期的名流，中国同盟会的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张澜



包括丰子恺这些大师级人物姑且委屈在一边暂时候场，先挑个落下阆来光照一下，看看阆中这个在全国地图中只是一个小小点的城市，是何等的众星拱月。别的不炫耀，就在我敲出落下阆三个字头母的时候，电脑屏幕上啪地就弹出“落下阆”三字，可见做文字库的人，早已把它收入囊中。天下人都把他看成既是阆中的，又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是一个足以与日月同辉的人物。对落下阆这个人，用日月做比喻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研究的就是日和月。我去他住过的屋子，不大，无雕梁画栋，连阆中普遍多见的精致窗花都少有，更看不出多少风水。站在那个院子往天上瞄，没什么特别嘛，浮云照样在上，星月该隐蔽时绝不网开一面，朦朦胧胧加清清楚楚，单凭肉眼无论如何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现在别说专注盯一颗星难，就是不仰头，直直地往远处瞄，以山上的一枝树尖为参照物，或是换成一个垭口，瞄那么一阵，一动不动，不眼花缭乱才怪。我不知是现代入眼水不如以前的鲜亮还是什么的，反正不能持久，不能穿破，不能细察微毫，总觉得还有很多事儿等着自己去参与。

这事在我小时候就开始奇怪，干吗还有农历公历之分，搞那么复杂。我当时就以为，农历是农民的，你看，农历的什么日子一到，农民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冒出来，把个街道塞得满满的，什么二五八赶代寺，三六九赶骑龙，一四七赶中石，哪有那么多日子要记，那么多场要赶，难道农民没什么事做，只会赶场？这农民也太贪玩了嘛，晃晃悠悠无所事事。你看他们脸上那个笑嘻嘻的神情，背个背篋，或是挑担箩筐，连身上的围腰帕也顾不得摘下，就在人堆中挤来晃去。好像街上的人都不怎喜欢赶场，那日子太脏，闹哄哄的，出门到个什么地方去，犹如穿封锁线，侧着身在人前人后绕来擦去，汗都给急得嗒嗒嗒。后来去农村下乡，才知道了农民赶场的真正意义。农民就盼那个日子轻松一下自己，包括以物易物，获得生活必需品。农历对农民太太重要了，他们从中可以知道那天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就等于是支配他们活计的父母大人。我们这样的农业



大国，假想没有农历作调度，将会乱成什么样子？只是我没想到这个发明地就出现在阆中，出现在一个叫做落下闳的人身上。

包括春节，这样喜气洋洋的日子，也是落下闳先生推算出来的。几千年来，中国人就这个日子特重要，累死累活，生生死死，勤巴苦做，全都是为这个日子作准备的。一个春字，蕴涵多少希望？再一个节字，渲染多少喜庆？这个命名太绝了，一生一世，不管经受了多少磨难，不管生活把你打到哪一层地狱，一想起世上还有个春节，还有无以数计的人在快活，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给自己制造好心情。现在有人提出春节老人之说，把他和圣诞老人相提并论，申请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我看主意不错。

张家小院在一个拐点上，不占著名优势，可南来北往的人一个不少都要往那儿去，其原因就在于主人是个收藏爱好者，且又好客，不管谁走到旁边，他都会不厌其烦竭力地推销自己的院存，那种热情和引诱，使你不得不暂且停步，端详店面横匾，再往里一瞅，果真窗花后面暗含内容，好奇之心油然而生，好好好，不看白不看，一脚就进了那门。火候到了这个程度，张先生乐颠，人前人后口若悬河，一会儿提醒注意这件藏品，一会儿提醒注意那件藏品，不搞得你目不暇接啧啧不断不罢休。

阆中的窗花可能再找不出第二个地方可媲，那种细腻精致，变形夸张，包括敦厚古朴，是刀刀见功夫，笔笔有讲究，件件有出处，说它集中国窗雕之大成一点不为过，那简直就是一种极美，其造型之别致，布局之精湛，着刀之考究，典故之蕴涵，只一字：绝！只见每个人的数码忙个不停，一束束光直闪，生怕有啥错失遗漏，此处不拍照，当下哪去再找这样的博物馆？

身临阆中古街，怎说呢，我简直就没停止过激动，听得见的，快要把我的视角听角塞破，什么是高密度，我算是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领教。其实在阆中，谁不是这样的感受？第一次观



光还没结束，或者看到一半，不，才一半的一半，小小的冰山一角，今后还要再来的话早已出口。是啊，好地方可以一而再，不好的地方，瞄过几眼，逃都来不及似的。多数地方看一次也就过目有数了，稍稍获得点感性知识足已，用不着再占用自己宝贵的时间。而阆中不，你满载了还渴望着满载。就像阿拉伯的故事，那个被鹰带到钻石宝地的商人，贪婪之心突起，装满所有的荷包还不甘心。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开始图谋不轨的，悄悄落下队伍一截，单看。

这一单，总体感觉一下就出来了，首先是这成片的街，哇，纵深感那么强，强到了倒退好多个世纪，等于古风忽来，一下就坠入时空隧道，上至后汉前汉，下至晚清民国，只见那云舒云卷，飞沙走石，人影幢幢，何等地任我浮想联翩自由驰骋。当时就定下主意，晚上还来。

饭实在是不错，但我和我悄悄约上的几个近墨者已经心不在焉，唯唯诺诺地应酬一阵，风一般开溜。晚上的阆中古街啊，你在我们心中竟如处子般神秘，几乎到了惹我们怦怦心跳的程度。我们去古街哪是在走，简直是在蹦，在激情，就像加入某个约会，那种心情绝对是与年龄不相称的。

唔，夜晚的古街不错，灯光不错，气氛不错，迷蒙得不错，店面里头的作业也不错。我们一路说说笑笑，一会儿退着走，一会儿跃进个店铺看些细节，可眨眼工夫就听见劈里啪啦的关门声。

这，这古街怎么了？

我们这些兴致勃勃的外来欣赏者一下愣在原地，接受突然空巷的那种毫无准备的不容许任何更改的演绎。大概就那么几秒的频道转换吧，我们服气了。因为我们真正进入了古街的夜，那才是从古至今的本色。以前的古街古城哪有那么多喧嚣的，多数人日落而息，少数人纸醉金迷。现代人进入古街和现代仿真古街，那都是和没经过雕琢的古街有着本质差别的。我们这样去清理思绪非常好，心和街一样清静。再回望嬉笑过的街，石板路上几时已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鹅黄，像挂起来的一幅



油画。两旁的檐梁一溜儿的灯笼，晕晕乎乎，延伸已远，直到视平线尽头，烘出一种檀色的朦胧，甚是染眼。这眼就这么怪，说染就染，浑然之间就迷糊起来，上下眼皮眯成一条好看的缝，稍微神经质一点，都能感觉出眼皮的颤动，很美，心里的感觉也很微妙。这样的心境一产生，就觉着这世界几乎少了点什么，是犬吠？抑或婴啼？好像都不是。静心一默，忽然之间又觉着应该多点什么。哦对了，此时此刻要是有个穿旗袍的丽人走来就好了，最好远远走来，听她用高跟敲石板的声音，一街的清寂逐次被酥脆，古典至极。最好是坐在黄包车上，最好有个车夫在吭哧吭哧地飞跑，最好还有串清脆的铃声。当然有个更夫也不错？

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刻突然下跪的。不知怎的，我总有种被上天错爱的感觉。这么好的机会终于让我赶上了。我是什么，我最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渺小得如同尘埃，竟然在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通过古街与历史有了亲密接触。这里的每一块石板，都承载过厚重的历史，人踩马踏，或急风暴雨，或日晒雨淋，尽管有着剥蚀的痕迹，可它依然坚硬着，隐忍着，似乎在等着我的到来。那檐那瓦那脊甚至那漂口那台阶，都如看不见的眼和嘴，凝固了许许多多重要话题，向我叙说着沉甸甸的期待。天上橘月浮出，刚好超过屋脊一竿，正好把小青瓦润得幽深古朴。我还有什么可说呢？我冲动我激情我只能用这种最原始最笨拙的方法表达心中的难言之情。我虔诚得如同当年的士大夫，即使李白转世也不过如此，一阵一发不可收拾的狂笑，然后抱瓶咕隆而饮，忽又猛烈砸瓶，扯开他那沙家浜喉咙就开吟哦：江山令我飘飘然，史中原来有醉人，一切的一切，都由不得再自禁。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晕乎乎的感觉。世界是我们的，也是大家的，但是此时此刻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你看古风穿巷，轻柔如羽；橘月泻地，情丝如缕；古街纵深，韵味如语，就差鼓瑟吹笙了。我们当即就许下愿，每人一篇文章，不好就拉倒重来，词不达意誓不休。说白了我们这些纸上飘，不以文



字狂放又能什么，修碑立庙不是我们干的，捐资修城也不是我们干的。我们能干的，就是巧妙于文字的排列组合，奉献激情，以文情。

记得有个姓余的先生干过这事，文化被革了命的年代悄悄进了一下岳麓书院，就写下了千手传翻的《千年庭院》。那是篇难得的好文章，我读之再读，每次都能从中感受到不一样的寓意。虽然不排除有不到位的地方，但我确实用心了。用得来专门为此看了更多的资料。对文化的推崇和对文化人的推崇一直是我的德行。我的感慨是，在我们这个广袤的国度，有好多好多的深宅大院等着我们去亲近去解读去接受熏陶，只可惜我们永远永远地挂一漏万。有人说，别看都是些读书人，其实他们只有两种时候才读得进去书，一种是发誓要改变命运之前，一种就是彻底失意之后，万般皆下品，此二时才是真正的唯有读书高。只有书才能给他们开始的疯狂和疯狂之后的平静。

一想到这种评价，我心着实千言万语。还写些烂文做甚？还以读书人自居做甚？我是欲写不能欲罢同样不能。我把自己对阆中的感觉掂来审去，考问一百遍，也觉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游了，跪了，轻松了，如此而已。都说男儿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宁可站着生不可跪着死，哪有动不动就当街一跪的？在这里我要说的是，除开阆中，人生还没第二跪。我是跪在历史和文化面前，为它们的厚重而跪服。我想即使彼时我不冲动，也会有人这样做的。因为阆中确实确实是个值得千爱万爱的地方。能在大自然鬼斧神工和璀璨文化面前委屈膝盖，不是耻辱，而是谦恭。命该一跪的地方，我无论如何都简化不过去。

这就是我。

李华：自贡市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 36 部，关于本土文学，已出版《名城自贡》《民间语盐》。

阆中小记

■ 熊召政

车抵阆中，天已薄暮。

还在南充过来的路上，朋友就告知，已为我在阆中老城的水码头客栈订好了房间。乍一听客栈这两个字，心里头温温的，便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因为这个词不属于现在的时代，填充它的内容，除了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就是唐宋明清中的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了。

及至踏着松影一般的暮霭来到水码头的门前，看到门楣上悬着的乌木匾店号以及一进五重的深深院落，我真的以为一脚走进了唐朝。

我们经常夸赞时代的进步，若认真探究，则这进步都是功能上的发展，并非有质的改变。譬如穿衣，只不过从围着兽皮发展到布匹毛料；于交通，则从独木舟发展到轮船，从毛驴儿发展到轿车；于饮食，从茹毛饮血发展到珍肴玉饌；于栖身，从岩穴发展到多功能的住宅。衣食住行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唯一改变的，就是科技了一些，丰富了一些。这好比计时器，虽然从远古沙漏发展到今日的电子钟，但是，我们因此改变了时间吗？

丰富也罢，简单也罢，激烈也罢，恬淡也罢，就像这客栈，虽然在别的城市里早就换成了宾馆、酒店之类的名称，但歇息下榻的功能，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但是，客棧之于阆中，却是非常的貼切。因為這兩個詞，都在歷史中承擔着特殊的文化符號。

阆中建城，已有二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了，真正的長壽老人啊！它與雲南的麗江、安徽的歙縣、山西的平遙並稱為四大歷史文化名城。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太多了。如北京、洛陽、成都、西安、杭州、蘇州等，那都是演繹過民族的爱恨情仇的大城。上述四個，應是歷史文化名城中的四小花旦了。和另三座古城相比，地處川北的阆中，似乎名聲要小一些，大有“養在深閨人未識”的況味。閬字比較生僻，最早見于《管子·度地》篇：“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許慎的《說文解字》作出解釋：“閬，門高也，從門。”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是一部地理著作。介紹閬中，說它“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閬中”。比樂史早很多年的蜀漢譙周在《巴記》里說：“閬水迂曲，經郡三面，故曰閬中”。兩位地理學家，解釋閬中得名的由來，一在山，一在水。若到過閬中，到城對面的錦屏山放眼一望，便覺得樂史與譙周的話都說得對。往近點看，嘉陵江繞城三面，若烟雨迷蒙，看城中參差的瓦脊，倒像是鳧在水上的一大片烏篷船。但若目光遠舉，扭脖子四下看去，就不難發現，嘉陵江如一條蜿蜒的靑龍，游弋在萬山叢中，被它守護着的閬中，像蛰伏于雨意中的一朵朵蓮花，深藏于翡翠般的谷底了。

閬中的不可思議處，在于它的文化。在科舉考試的年代，這一座小城里，出過114名進士，4名狀元。須知整個四川才出了19名狀元啊！如今，走在這里的街道上，參觀古意盎然的樓堂亭園，衙署街坊，辨認建築中的雕龍畫鳳、碑跋殘絹，就會深切地感到，这里的風俗民情，无不浸透着温婉的书卷气。虽然，刘备的结义兄弟张飞在这里镇守七年，并死于斯、埋于斯，但阆中似乎完全没有受到他的暴烈的感染，它向世人展示的总是一份散淡和儒雅。

却说住进水码头，行李甫卸，我就急不可待地走上长街闲逛起来。



深春的黄昏，在这座小城里，幽静而漫长。曲折而略显冷清的街面，伴我漫步的，除了张飞牛肉的香味，还有掺杂了鸟声的漫不经心的胡琴。堆满特产、陈列山货的店铺，仿佛一角园林；一座窗明几净、庭院生花的人家。身临其境，一些阴柔的词汇，如婉约、绵长、安谧之类，刹那间都生动起来，仿佛可以触摸，可以把玩。这时候，你就会领悟到这座古城长生不老的奥秘，乃是因为它平静着它的平静，悠闲着它的悠闲。你千种诱惑，万般浮躁，与它何干！

城市同人一样，性格千差万别。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现代文明身影千姿、魅力四射，具有摧垮传统的绝对威力。但有的城市，对异质的文化，天生就有抗拒力。就像我此刻漫步的阆中，虽然也有网吧，也有歌厅，也有浴足城，但里头消费者的表情，还是散淡的，略含着幽默的。这就是现代其表古典其心了。

是夜，宿于水码头的阁楼上，听槛处嘉陵江的涛声，像听着一曲洞箫。这份悠然，让我想入非非。传言得道的高僧可以烧出舍利子来。我想，如果往古的文化能像高僧那样坐化，则这阆中的风俗民情，定可以烧出璀璨的舍利。

（《人民日报》2007-05-19 第8版“感悟文化名城”栏）